

潛夫論

一

新平知

PDG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述古堂景  
宗寫本印行原書葉  
心高營造尺六寸三  
分寬五寸

潛夫論卷第一



王符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遇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

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

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

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學師祝融堯師務成舜  
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  
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  
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  
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  
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徃行以畜其德是以  
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  
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  
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

繭之絲耳使巧倭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  
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  
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  
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  
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其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  
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已而已也蓋乃  
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

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  
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  
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  
乃將以庋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  
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  
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  
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  
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  
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

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願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窅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



則爲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  
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者經也先聖之所制  
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  
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  
爲規矩准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  
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  
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倕自制必不能也凡  
工妄匠執規秉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  
倕以心來制規矩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幾於  
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

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  
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  
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  
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  
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  
離本而飭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  
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

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  
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  
民者以農粟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  
爲本以巧饒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  
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  
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  
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  
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  
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  
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

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棄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

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  
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  
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  
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  
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  
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  
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  
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  
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  
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

世愚夫戇士從而竒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  
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  
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  
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  
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  
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  
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  
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  
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  
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

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  
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  
閭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  
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  
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  
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  
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  
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  
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

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踈廣不遺賜金子孫若  
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微怨故曰無德  
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  
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賤而貸之  
遺賤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  
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賞之於  
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  
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  
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



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襄閭之世本末  
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  
故明君涖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  
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  
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  
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  
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真之知利之可娛已  
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

民之愚而褻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  
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  
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  
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  
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  
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  
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  
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  
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

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  
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  
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  
下止庶人夔有好利而不亾者好義而不彰者  
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采  
芣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  
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  
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栢黧不節飲  
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鬪文子  
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

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  
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  
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遯逃  
於山谷顏原公拆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  
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  
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  
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  
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  
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  
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冒靡而并白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

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諫圍不足以為  
耻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  
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  
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  
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  
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  
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  
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  
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

丹宜禪而舜宜誅，紂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繇、頤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為世士，而二處為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羨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

五狄越象產於人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  
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  
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  
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  
俗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  
璞石隨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芣菲無以  
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  
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  
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晉韜陳平  
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



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

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  
自免於嫉妬則又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  
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  
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  
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  
魯公之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  
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亾  
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  
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  
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

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恠色帝病不樂從容曰  
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  
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  
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旣而聞鄧  
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  
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  
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  
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  
其孝且猶爲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  
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

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  
癰而已也必有駭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  
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  
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  
死却死之以亾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  
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  
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  
范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  
祿爭故邪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  
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

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  
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  
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  
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  
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  
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  
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  
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  
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

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  
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  
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  
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  
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  
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夜侍  
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  
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  
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  
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

關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  
智諂諛己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  
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  
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  
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  
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情也  
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  
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  
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  
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

輟已之逐而徃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  
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  
俛仰嘍咿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  
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俞逐駭懼真聲  
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  
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  
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  
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豨  
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  
朝竒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鬪茸之質亦將別矣



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  
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  
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戊子六月初十燈下校此卷怪風疾雨如秋  
溪御吳衣而坐

潛夫論卷第一



潛夫論卷第二

王符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嘆第十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

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昭  
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  
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指䟽賤而信趙  
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  
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  
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  
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悞  
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  
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

所以奉已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敦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僞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

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  
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  
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  
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  
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  
懼歸惡於君乃使閹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  
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踣齒懸濬王二世亦既聞  
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  
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濬  
而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

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  
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  
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  
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  
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郢  
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讒耿  
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  
揀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  
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

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  
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急  
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  
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劔不試  
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  
馬不試則良篤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  
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  
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



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愼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惣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倣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

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  
公惣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  
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  
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  
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  
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  
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寃小民州司不治令  
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  
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  
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

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彊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

爵土俱畢附下周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  
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  
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  
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  
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  
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水惡直繩重罰  
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愬猥而惡考功也夫聖  
人爲天口賢者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  
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  
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

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  
欲舍規矩而為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  
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寮師尹  
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効百郡千縣各因  
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  
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  
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亾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  
君常好其所亂而忘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  
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  
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  
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  
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  
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  
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  
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

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亾也夫生飭杭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闕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亾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亾其亾繫于苞莖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上暨暨國其次下暨暨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

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鑿而愈  
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  
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  
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  
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  
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  
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  
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  
疾不得良鑿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



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  
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  
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至  
覲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  
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  
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  
廢真賢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亾可也三代  
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疔而遂死  
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  
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  
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  
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  
壻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  
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  
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  
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  
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之於  
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  
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

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  
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  
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  
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  
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  
嘗不蕃昌也由地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  
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  
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  
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  
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  
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寃亂君以  
恤民爲本臣忠良賜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  
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  
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  
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  
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

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懋天心懋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大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

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  
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卨臯陶聚而致雍熙  
皇父蹶蹈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  
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  
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  
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  
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  
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跡遠  
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

伏辜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惡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

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  
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  
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  
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  
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  
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勢輻湊追於  
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  
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



得真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雝薦子故能得正  
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  
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  
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  
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  
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  
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  
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

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

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  
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  
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  
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  
以義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  
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  
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  
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

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旣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

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  
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二  
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  
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臣妾  
之飭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  
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  
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  
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  
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辯之惑君也猶炫耀  
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況於郊

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  
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  
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  
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肖薦舜而反稱  
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  
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  
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  
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達矣而俗之  
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  
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濱察

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亂羣臣遂載反  
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以得舜文  
王叅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旣得賢人反  
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  
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  
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而任之故有周之制  
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  
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  
戚補察瞽叟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

之議獨用苟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憇咎論  
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  
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  
伐賢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  
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  
亦悲乎

十一日按時盲風怪雨者四日矣

潛夫論卷第二



潛夫論卷第三

忠貴

王符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  
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  
亾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王之  
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

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始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

欲私害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直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殺者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

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  
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  
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  
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  
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  
賜盡於猾奴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  
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  
不償骨肉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  
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在  
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癩貴  
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賊其軀  
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或以  
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莫功  
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或  
拉髀掣胃培死深奔銜刀都市殭屍破家覆宗  
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  
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臺樂循覆車之迹願禪

福祚以備貞滿貫者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  
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  
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與  
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  
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  
而莫之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  
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  
典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  
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  
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

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  
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  
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  
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白幽照其態  
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槽巢其上魚以淵  
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貴戚懼  
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懼門之不堅而爲作鐵  
樞卒其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  
崇財貨而行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  
不患無位患己不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

精思職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乘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



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  
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  
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  
乘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  
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  
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  
宄姦宄繁多則更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  
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  
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  
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

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  
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  
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  
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弈爲事或丁夫  
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遊或取好土作  
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  
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  
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烏  
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取無用而有害

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  
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  
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  
其麻女也婆婆今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  
學空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  
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  
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  
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  
勝數或棄豎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  
爲空所欺誤乃反恨事空之晚此熒惑細民之

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䟽頭令工采畫崖人書  
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  
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絲絲而縻斷截以繞  
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憐小民  
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  
碎刺縫紵詐為笥囊裙襖衣被費繒百練用功  
十倍此等之傳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  
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見為破以  
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  
不能給野火工每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

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  
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  
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笮  
中女布細緻綺縠水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  
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麈鹿履舄文組綵襪驕  
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  
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  
過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  
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

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屨麕組必文采飾襪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柁樟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榿栲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夫櫟梓

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  
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  
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  
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  
行數千里然後到碓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  
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  
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  
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墜  
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脩墓鯉死有棺而

無柳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  
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  
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  
鏤玉櫛梓椁柩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  
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  
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  
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貨假待客之具競為  
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  
傷害吏民今按鄩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  
曾析之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



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  
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  
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  
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棄國明帝時來  
民撻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  
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  
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  
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  
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稍下  
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高山之高積下不已必  
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積  
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  
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不倦必生節義  
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人臣也國  
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泰之福舉錯數失必  
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  
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

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息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酒無度以弊其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中興疆

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

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  
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  
己不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怛  
怵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  
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亾非一也世品人  
遂俾余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保佐  
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  
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  
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輔如毛為仁由己莫  
與併蚤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之所

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亮哉斯言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而官無直吏位無

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  
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  
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  
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  
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  
孝廉且二百負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取其  
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  
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飢此非其實之効夫  
說梁飢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蒸之  
可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嫱可悅於心而不若醜

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彊蔽疵瑕以  
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  
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皆  
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者駁周公  
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  
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兼行亡秦之所  
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  
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直甚可  
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  
應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



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駝問駝由此教令則  
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  
攻玉以石冶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  
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  
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脩身慎行敦方  
正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為化之本也憂君哀民  
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  
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  
剛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

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堅白之  
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選賢貢士必  
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疵勿彊衣飾以  
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出處默語勿彊相  
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得矣吳鄧梁竇之徒  
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  
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  
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  
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  
不愍兆黎之愁苦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  
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三

藝文類聚卷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潛夫論卷第四

王符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  
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  
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  
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

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  
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詩云皇矣上  
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  
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  
惡乃矐西顧此惟與度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  
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  
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  
人疾奢夸廓無紀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  
爲優憲藝縣之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天之道也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

奉已有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有  
等威階級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  
禮行德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  
八百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  
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  
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  
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  
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  
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視公侯蓋  
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

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成者封是故官  
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不於財利閉門自  
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而不陷臣養優  
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民安靜而彊力此則太  
平之基立矣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  
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悅其政各樂竭已  
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乎民無姦匿  
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  
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畝稅而碩鼠作



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縣  
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  
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  
叨重賦歛以厚己彊臣下以弱枝文德不獲封  
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品臣  
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民無耻而  
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患害切而迫飢  
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云大風有  
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是故先王將  
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

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  
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  
以正軌旣無猷有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  
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  
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  
致太平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  
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  
也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  
墻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脩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為禍何者正真之士之為吏也不避彊禦不辭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

至死徙下乃淪寃而彼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  
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  
君子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  
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  
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  
望留吾真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  
行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擇莫犯土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小  
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不道  
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

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凶惡  
弊吏掠殺不辜侵寬小民皆望聖帝當爲誅惡  
治寬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  
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亡主  
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  
以且多寬結悲恨之人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  
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  
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  
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  
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

威命共行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  
罰有罪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  
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  
民乃並爲敵讎固不寇賊消義姦究奪攘以革  
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  
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非得  
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夫性惡  
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  
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酷虐爲賢故  
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極惡之人也雖

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赦  
頭出獄踖踏復犯法者何不然洛陽至有主誥  
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  
又重饋部吏吏興通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  
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  
尹終不能破攘斷絕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  
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  
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  
孰能不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  
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姦耳  
惑之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  
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  
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  
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若  
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  
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  
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  
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  
度者也見父陰則稱將水見父陽則稱將旱見



小貴則言將飢見小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  
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踈  
民無覲覲近時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  
復赦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  
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  
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  
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  
者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  
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  
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

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妲中庸之人可弘  
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  
行則痛癢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  
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爲姦冗報也夫天  
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  
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  
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  
弛則國亂法無常行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  
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  
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

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  
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  
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  
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  
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  
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大  
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  
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有肯變  
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微  
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更始之詔亦

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故不若希其  
令必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者罕之爲愈令世  
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  
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  
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人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  
赦者非脩身脩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  
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  
有願爲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  
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

鬻拳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

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教變通移時之義今日揀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  
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行之  
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  
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卨伯夷皋陶伯翳日受  
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  
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疊疊申伯王績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二式又曰四牡彭彭八  
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南  
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今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



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  
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襲先人之  
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  
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  
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  
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  
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  
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今列侯年  
卅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

綬以信其志以旌其能具有韓侯邵虎之德上  
有功於天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  
彰有德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  
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  
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  
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  
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  
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違非  
執術督責摠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  
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

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  
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  
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  
刺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  
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  
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  
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  
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  
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  
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

守相不可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

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

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聖主  
誠實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愛金帛  
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鈇鑕之  
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可  
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晷年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  
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  
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義  
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  
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  
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  
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  
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繁  
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  
民就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  
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  
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  
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  
竊起於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  
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役  
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  
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  
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百姓廢桑  
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訟  
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  
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則天



下獨有受其飢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  
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  
詣公府公府不能昭察真僞則但欲罷之以久  
困之資故猥說一科令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  
不滿百日輒更造數甚違邵伯訟崇之義此所  
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  
皆議曲直之辯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  
決使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  
醜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

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  
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民與  
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  
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  
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  
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訟勢不如也故  
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  
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  
已曠旬滿析豪富饒錢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  
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

何寬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寬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飢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

飢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  
嘗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  
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  
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  
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  
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  
惰者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  
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宥察民之盡瘁也孔子  
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  
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

閭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  
亂誰無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十九日校

潛夫論卷第四